

清明·感怀

花开清明

每年的清明节，都会唤起我们内心许多感怀，磁力般穿越沧桑的岁月，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精神。

哦，又一个清明节伴着生长的绿、欢笑的花草、澄碧的溪水，撩动我脆弱过敏的心。唉，眼前这座矮山，这些有碑无碑的土包，我平时是不敢涉足的，怕惊醒住在里面人的梦。此刻，花团锦簇，引我迈开沉重脚步，携一颗早无潮润的心，在早春里苏醒，于青山绿水间，对着一个个朴实的石碑诉说缠绵，却是迟到的感恩与悲痛。是山村悠长深远的呼唤，越过长长狭狭的山河，不顾喧嚣阻隔，在深邃与静谧间诱我一年一度追寻。

只需想起，就可放下，什么都会放下，仅携一片血脉之情上路，在凋萎的菊花丛，再次植下新的追思与祈祷，还有一些轻微的痛。

寄语婆婆

桃红的映山红盛开了，漫山遍野，如霞似锦。再来桃红，却是您周年的祭日。桃红的风景依旧，只是再不见您倚门翘首的身影了。

您一定会记得，二月二十四，那是您的生日，每年这个时候，我们都喜欢进山来逗留几天。那是桃红最美的时节，也是您最忙碌，最快乐的时候。艳阳高照的日子，我们背着行囊，全家人坐在芳草凄凄的桃花州上，欣赏漫山遍野的桃花，静听溪水潺潺的流淌，吮吸林间新鲜的空气。然后，我们一起喝着米酒，细细品味您卤制的野味和特色老菜，其乐融融。如今回忆，仍是愉悦。

您和天下的母亲一样，伟大、无私。公公英年早逝，是您用孱弱的身躯为四个孩子撑起一片天，把他们视为您生命的全部，倾其所有地爱着，竭尽全力地疼着。记得我初来的时候，家里条件不好，一个月难得吃几回肉和鱼，每次加餐的时候

追寻的纽带缀满鲜花，柔韧绵长。湿漉漉的草从一夜间绽放了黄的、红的、蓝的、紫的鲜花，也丰富了一些灰烬与香火。一缕青烟飘过泡桐树，遁入去冬开满白花的山茶林。有一两只鸟儿飞过，吟唱着祖坟山所有的感动。说不定其中一个是受山神遣使，沟通阴阳两隔。这静寂的山野啊，顿然有了某种拱破朦胧的清秀，仿佛天堂亲人又难得地露出了善良温柔的笑靥。

两滴泪，坠入丝茅叶片，融进黄土，它要为逝者培一片新绿，好让蒲公英花伞助地下魂灵飞翔，远些，更远些。所有的心事化成两行湿湿的泪，代替了撕心裂肺的哭，痛不欲生的悲，以及慢慢淡漠麻木了的苦。泪盈满眶、情不自禁，脆弱而又迫不及待，就如孩提委屈时扑入母亲温热的胸怀，一下就心安了。泪又一次找到亲人，浇出绚丽思忆。

梦里花落知多少？每一个清闲的日子里，意识，梦，脑海，言语间，有着太多相似的情景：一重

重山、泥泞小路、飘摇老屋、慈父良母、无尽的风雨……我知道，自己不管身处高楼，还是寄人篱下；不管飞往远方，还是宅在小屋；不管思想多单薄，行为多粗陋，都无法挣脱这些给我的深深的影响。它们早已深深植入心灵深处，悲悯如影随形。

最是相思在清明。纷纷烟雾中，昂首，水盈满眼睛，我看不清头顶那片蓝天。低头，雨从身体流过，我找不到自己那颗坚韧的心。

这辈子无论怎么卑微，在人前，我总是像祖辈那样挺起脊梁，仰起头脸。那不是我有多高傲啊，是怕不经意间让人看到泪从眼角流到长长的腮边。亲人，告诉我：那热热的雨水，怎么一次次从体内决堤而出？是你们太牵挂我了吗？如果真的有灵，请心疼我的你们帮我，帮我把这滚烫的无色血液扯断，挂在那棵高大的梧桐上，化为孝幡随风飘扬，年年岁岁，时刻陪着你们，无论晴雨。

（作者单位：通山县县委党校）

孔帆升

无尽思念

张涵

好冷，雷雨交加。

看着窗外，思绪被带到了2011年的最后一天。当时准备动身参加好友的婚礼，突然接到奶奶病重的消息，我立刻赶回老家。

返程途中，脑海里不断涌现曾经和奶奶在一起的画面。

记得小时候，只要父母不在家，我就会带着换洗衣物住到奶奶家。每天一大清早，奶奶就带着我到烈士陵园去练功。奶奶练功很认真，所以她不会加入晨练的大队伍，总是独自一个人找块僻静的地方，接着把随身的装备挂在树枝上，然后投入到舞剑中。而我在一旁蹲着，摆弄地上的小草、蚂蚁，或是呆呆地看着奶奶练功。

在奶奶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饭了，因为爷爷会做很多好吃的菜，另外蒸几小钵加了绿豆的米饭。一开饭，奶奶就把好吃的菜夹到我的碗里，直到堆得高高的，再也盛不下了。可是，我不会安分地呆在桌旁好好地享用美食，而是端着碗去玩伴家串门，每当看到小伙伴们对我碗中美食流露出羡慕的表情，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长大以后，奶奶还常常提起这事，或许在她老人家心里，能满足孙女的虚荣让她感到了幸福。

奶奶一生普通、平凡，她对事业没有过多的追求，因为出生在大户人家，从小就“十指不沾阳春水”，操持家务能力不足，可我还是深深敬佩奶奶。奶奶曾经患过三种癌症，但是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和顽强的毅力，与残酷的病魔抗争了二十多年。虽然病痛带给她身体上的残缺，但乐观的奶奶丝毫没有觉得遗憾，反而因此更加珍惜每天的生活。这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让奶奶颇为骄傲，于是她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，还自称“抗癌英雄”，并兴致勃勃地把文章寄给了当时最红火的杂志社——《知音》。

奶奶还是个非常可爱的人，从不掩饰对事物的好恶，爱憎分明。奶奶还是个有情趣的人，长年保持着阅读、练字的良好习惯，时常和我们晚辈分享学习心得。

当我匆匆赶到奶奶病床前，由于呼吸困难，她一直在大口地喘气。看到她难受的样子，我的嗓子梗咽得要命，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当我好不容易喊出一句“奶奶”，奶奶艰难地回过头，半天才看清我的样子。突然，她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拉住我，然后痛苦地挤出一句话“小珊啊，奶奶活不了了啊！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的眼泪倾涌而出，大声抽泣起来。

遗憾的是，奶奶虽然艰难地熬过了2012年春节，但还是在春节后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记得重病中的奶奶稍稍好点时，一日忽然诗性大发，当场作了一首诗，其中有一句“儿孙满堂膝前绕，阎王老子不敢接”，其中饱含了对亲人多么的不舍。

窗外还是那样冷，但是我知道此时天堂里的奶奶一定非常温暖，因为那里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。

（作者单位：咸安供电公司）

写给父亲

依稀记得，那是在年少时，那是在细雨纷飞的季节里，您这样对我说：“我们去看爷爷吧。”爷爷长得是个啥模样儿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但我还是屁颠儿着跟在您的身后，向着那老高的山上爬去。

在一座小小的土丘前，您停了下来，说：“爷爷就在这里。”然后，找来些小枯枝，在上面挂上符钱，再选择稍空旷的地方，点燃了鞭炮。接着，您对我说：“来，给爷爷磕个头。”我虽有些不明就里，但依然学着您的模样，朝着这小土丘打躬作揖。

当我远离了家乡去求学后，当我在千里之外去工作后，清明节上坟祭祖，似乎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。我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太激进，一直持有一种“对待老人就应该厚养薄葬”的观点。于是认为，在清明节上坟不上坟，那是无所谓的事情，以至于前一次上坟是在那个清

明节，我也不大清楚了。“祭祖是一种习俗，是对先人的一种纪念。”您虽说没有完全要求我一定要去祭祖，但您这样对我说过。我知道，您还是希望我能够回到祖先的坟茔前，希望我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先人。“人死后，难道还真有灵魂么？还能知道有人在纪念他么？”我就这样对您说。

您没有给我回答，也没有给我讲更多的道理，只是笑着问我：“要是我在山上了（故去的意思），那你会来看我吗？”“嘿嘿……”我轻轻地笑了，这的确是不怎么好回答的。但是，我相信在您活着的时候，我对您是极为孝敬的，果真在您故去后，我该怎么做呢？那我还得好好考虑一下。

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考虑清楚这个问题，您也没有等到我的回答，您就匆匆走了，就到山上去陪伴爷爷了。

今春的细雨又开始纷飞，今年的清明节又已来临，独自在家的妈妈早早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问我今年的清明节是否会回去看看您。

我突然想起了您曾经问我的话：“要是我在山上了，那你会来看我吗？”我的双眼瞬间就模糊，我的眼泪也悄然滑落，可您的形象却在我的头脑里清晰起来。我似乎已经看到了您，看到您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，一只手拄着杖，另一只手被母亲挽扶着，正在蹒跚着前行。远处，不时传来一阵鞭炮的声音，那是其他人在祖先的坟前……

“要是我不在了，你会来上坟吗？”您的话，又一次在我的耳边回响。还要说什么呢？今年的清明节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回到老家，回到您永远住着的那个地方，会给你磕上几个响头的。

（作者地址：赤壁市河北大道288号生态小区）

胡新华

感恩清明

龚玲

面临诸多的变数，雨打芭蕉，绿肥红瘦。独自凭栏，每每想起老人家的殷殷疼爱与怜惜，想着世上再也没有人对我如此厚爱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潸然泪下。

祭拜完毕，漫步田垄。在儿时的乐园里，回忆被春风扬起拉长，串起以往的点点时光，系着我的衣角，穿透我的身体，在血液中游走流淌。山花年年开，夕阳日日落，童年的伙伴各散天涯，是否偶尔也会如我般旧游？春天的思念，在蒙蒙细雨中格外滋长，馥郁的油菜花香时时荡起我心底的涟漪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油菜花开的邂逅，曾蘸着恬淡的芬芳，和着悠悠的风铃，轻轻敲打着心门。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，使得一切芳华殆尽，只觉心中平添一座坟茔。多少次，凝望着油菜花，不言不语。生活中

有许多时候，是无法说出来的。走过心灵的无声脚步，来来去去，使我们在痛感中咀嚼回味，成为隽永。

春去秋来，寒暑易节，四季轮回。世人纵然赢不过岁月，逃不过宿命，也依旧选择傲然前行。几十年间似反掌，在不可逆的时光里，我们渐行渐远，相守于前世今生，承受生命的洗礼；经历伤痛，深谙生命里的一些人可以忘，一些事可以淡，一些风景可以删；放眼今朝，斜倚春风，背靠沧桑，在油菜花开的季节笑看云卷云舒……

感恩清明，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，集聚血脉至亲，祭奠先祖，寄托亲人无尽的哀思；感谢春天，让我们在花开的季节回眸青春，在记忆里盛满花香，永驻美好！

（作者单位：市农机局）

轻风细雨燕子斜，杨柳依依桃李艳。清明时节随家人回故乡祭祖。阔别经年的故乡依然很美，天高云淡，弥漫着花香的空气清爽怡人。

外公外婆的坟上长满青草和不知名的野花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摆，仿佛在向我们示意：“来啦，我的心肝！”令人禁不住心酸泪流。两老生前并不和睦，却有一样相同，那就是对孙儿百般的呵护，巴心巴肺的疼爱。或许我们的童年曾给予了两老晚年的快乐，但却使父母不在身边的我们承受了他们更多无私的关爱。前不久在与妹妹聊天时才知，我结婚时，当时已八十多岁的外公曾对新郎说：“你要好好地疼她哟！”也许在外公的眼中，我是优秀的、聪明的、能干的……但是殊不知漫漫红尘，情路跌宕，感情婚姻